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蜗牛和玫瑰树

(丹麦) 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蜗牛和玫瑰树

[丹]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叶君健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蜗牛和玫瑰树/(丹)安徒生 (Andersen, H. C.) 著;
叶君健译.—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1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ISBN 978-7-80240-288-1

I. 蜗… II. ①安…②叶… III. 童话—作品集—丹麦—
近代 IV. 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7079 号

书 名: 蜗牛和玫瑰树
作 者: (丹) 安徒生 (Andersen, H. C.)
译 者: 叶君健
责任编辑: 钟艺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4060749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卷首语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精选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优秀文学作品。

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以简洁、活泼、优美的语言，给孩子们描绘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让孩子们在这个充满神奇魅力的幻想王国中，学会了爱心、勇敢、正直、诚信、勤奋与智慧，这是世界优秀作家向孩子们捧出的一片真诚心。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以各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家创作的各种文学形式的作品和童话故事为主，兼收部分优秀的民间故事和寓言故事，首批共选编39种。“丛书”所选作品，适合孩子们的阅读心理和纯真情趣，有助于孩子们在阅读中开拓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适宜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阅读，也便于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讲述。

少年朋友，当你手捧这套《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阅读时，我们编者作为你的知心朋友首先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在通往成才之路上率先拿到了这把金钥匙。

之所以叫它金钥匙，是因为我们的父辈，以至父辈的父辈，也是曾经阅读这些世界优秀少年儿童文学作品，才开启了他们的智慧、知识，走上成才之路的。

今天我们将这把金钥匙传交给你们，愿你们与《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为伴，展开想象的翅膀，在书的海洋中，在充满神奇魅力的幻想王国中，学会爱心、勇敢、正直、诚信、勤奋、智慧与开拓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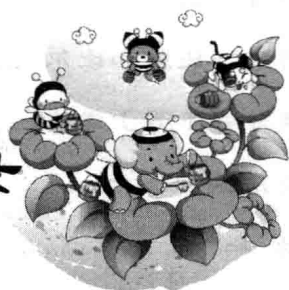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愿作你最知心的朋友！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将伴你一生长成。

编者

2008年12月25日

目 录



沼泽王的女儿	1
赛跑者	47
钟 渊	51
恶毒的王子——一个传说	57
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	60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75
蜗牛和玫瑰树	85
鬼火进城了	88
风 车	105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	109
在小宝宝的房间里	117
金黄的宝贝	123
风暴把招牌换了	133
茶 壶	138
民歌的鸟儿	140
小小的绿东西	146

小鬼和太太	149
贝脱、比脱和比尔	155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161
迁居的日子	165
姑 妈	171
癞蛤蟆	178



沼泽王的女儿

鹳鸟讲了许多故事给自己的孩子听，都是关于沼泽地和洼地的事情。这些故事一般说来，都适合听众的年龄和理解力。最小的那些鸟儿只须听听“吱吱，喳喳，刮刮，”就感到有趣，而且还会认为这很了不起呢。不过年纪大点的鸟儿则希望听到意义比较深的事情，或者无论如何与它们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鹳鸟之中流传下来的两个最老和最长的故事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家知道的——那就是关于摩西的故事。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尼罗河上，后来他被国王的女儿发现了，得到了很好的教养，终于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①。他的葬地至今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 1 ·

第二个故事人们还不知道，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本地故事的缘故。这个故事是几千年来鹳鸟妈妈世代相传下来的。它们一个比一个讲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更好了。

讲这故事和亲身参加这个故事的头一对鹳鸟夫妇，住在一个维京人^②的木屋子里，把它当做它们夏天的别墅。这是在温德素色尔的荒野沼泽地旁边；如果我们要表示我们学识渊博，那就不妨说，这地方是在叔林^③区的大沼泽地附近，在尤兰极北的斯卡根一带。那儿仍然是一片茫茫的沼泽。关于它的记载，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看到。据说这儿本来是海底，后来变得高起来了。它向四边扩展了许多里路，它的周围是一片潮湿的草原和泥泞的沼泽地，上面长



满了能变成泥炭的青苔、野黄莓和矮小的树。这地方的上空差不多老是有一层烟雾；七十年以前，这儿还有豺狼出现。把它叫做荒野的沼泽地是一点也不错的。人们不难想象，它曾经是多么荒凉，它在一千年以前该是有多少沼泽和湖水！

是的，那个时候可以看到的東西，现在仍然可以看得到，一丝也没有改变。那时的芦苇跟现在的一样高，而且长着跟现在一样长的叶子和开着蓝而带棕色的绒毛般的花。跟现在一样，那时的桦木也长出白色的皮和细嫩的松散的叶子。至于住在那儿的生物，唔，苍蝇穿的纱衣服，跟它现在穿的没有两样。那时鹳鸟的上衣的颜色仍然是白中夹着黑点；袜子仍然是红的。但是那时人们所穿的上衣，却跟现在所穿的式样不同；不过，无论谁在这泥泞的沼泽地上走过，不管他是猎人或者随从，他在一千年前所遭遇的命运，决不会与现在两样。他会陷下去，一直沉落到大家所谓的沼泽王那儿去。沼泽王统治着地下的那个广大的沼泽帝国。人们也可以把他叫做泥地王，不过我们觉得最好还是把他叫做沼泽王——鹳鸟也是这样叫他的。人们对于他的统治，所知道的并不多；可能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个维京人的木房子就在沼泽地的附近，紧贴着林姆海峡。这房子有石建的地下室、塔和三层楼。鹳鸟在屋顶上建筑了一个窠；鹳鸟妈妈在这儿孵卵。它很有把握，认为它孵的卵一定会有良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鹳鸟爸爸在外面待了很久。当它回到家来的时候，它的样子很慌张和忙乱。

“我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告诉你！”它对鹳鸟妈妈说。

“让它去吧！”它回答说，“请记住，我在孵卵呀。这会



搅乱我，蛋会受到影响！”

“你应该知道这事情！”它说，“她——我们埃及主人的女儿——已经到这儿来了！她冒险旅行到这儿来——现在她却不见了！”

“她，她是仙女的后代呀！快点告诉我吧！你知道，我在孵卵，我可是等待不了呀！”

“你知道，妈妈，她一定相信了医生的话——这是你告诉我的。她相信这儿沼泽的花可以把她父亲的病治好。她穿着天鹅的羽衣，跟另外两个穿羽衣的公主一起飞来了。这两个公主每年飞到北方来，洗一次澡，恢复她们的青春！她到这儿来了。现在她却不见了！”

“你有些太噜苏！”鹳鸟妈妈说，“这些蛋可能伤风呀。你把我弄得紧张起来，我可受不了！”

“我已经观察过了！”鹳鸟爸爸说，“今晚我到芦苇丛里去过一次——这儿的泥巴可以托得住我。那时飞来了三只天鹅。它们飞行的样子似乎告诉我说：‘不对！这不太像天鹅；这只是天鹅的羽衣！’妈妈，你像我一样，一看就知道；你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

“当然我知道！”它说，“不过快点把那个公主的事情告诉我吧！什么天鹅的羽衣，我已经听厌了！”

“你知道，沼泽中央很像一个湖，”鹳鸟爸爸说，“如果你稍微立起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一部分。在那儿芦苇和绿泥巴的近旁，躺着一根接骨木残株。有三只天鹅坐在那上面；它们拍着翅膀，向四周观察。它们有一只脱下羽衣；我马上认出她就是我们埃及主人的公主！她坐在那儿，除了她的黑发以外，身上什么外衣也没有穿。我听到她请另外两位好好看着她的天鹅羽衣；然后她就跳到水里去采她幻想在那里开着的花朵。那两位点点头，飞到空中，把那脱



下的羽衣衔起来。她们把它拿去干什么呢？我想。我想她可能也要问同样的问题。她马上得到了回答，而且很干脆：那两位拿着她的天鹅羽衣飞走了！‘你沉下去吧！’她们喊着说，‘你将永远也不能再穿着天鹅的羽衣飞，你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埃及了！请你在沼泽地里住下吧！’于是她们就把天鹅羽衣撕成一百块碎片，弄得羽毛像暴风雪似地在四处乱飞。于是这两位不守信义的公主就飞走了！”

“那真可怕！”鹳鸟妈妈，“我听到真难过！不过请赶快把结果告诉我吧。”

“公主哭得真是可怜伤心！她的眼泪滴到那根接骨木树的残株上。这根残株就动起来，因为它就是沼泽王本人——他就住在这块沼泽地里！我亲眼看见残株怎样一转身就不再是残株了。粘满了泥的长枝桠伸出来了，像手臂一样。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就非常害怕起来，她想从这块泥泞地逃走。但是这块地方连我都托不住，当然更谈不到她了。她马上就陷下去，接骨木树的残株也沉下去了。事实上，他把她托下去了。黑色的大泡沫冒出来了；他们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公主现在是埋到荒凉的沼泽地里去了，她永远也不能带一朵花儿再回到埃及去了。妈妈，你一定不忍看到这情景的！”

“在这样一个时候，你不该讲这类的事儿给我听！这些蛋可能受到影响呀！那个公主会自己想办法的！一定会有人来帮助她！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或我的身上，或者在我们家族的任何人身上，我们就统统都完了！”

“但是我要每天去看看！”鹳鸟爸爸说，它说得到就得到。

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它看到一根绿梗子从深沉的沼泽地里长出来



了。当它达到水面的时候，它冒出一片叶子来。叶子越长越宽，在它旁边又冒出一个花苞来了。有一天早晨，当鹳鸟在梗子上飞过的时候，花苞在强烈的太阳光中开出一朵花来，花萼里面躺着一个漂亮的孩子——一个好像刚刚洗完澡的小女孩。她很像埃及的那位公主——鹳鸟一看见就认为她是那位公主，不过缩小了一些罢了。可是仔细想一下，它又觉得她很可能是公主跟沼泽王生的孩子，因此她才躺在睡莲的花萼里。

“她决不能老躺在那儿！”鹳鸟爸爸想。“不过我窠里的孩子已经不少了！我有了一个办法！那个维京人的妻子还没有孩子，她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家伙！人们说小孩子是我送来的；这一次我倒真的要送一个去了！我要带着这孩子飞到维京人的妻子那儿去：那将是一件喜事！”

于是鹳鸟把这女孩抱起来，飞到那个木房子里去。它用嘴在那个镶着膀胱皮的窗子上啄开一个洞，然后把孩子放在维京人的妻子的怀里。接着它就马上飞到鹳鸟妈妈这边来，把它所做过的事情讲给它听。小鹳鸟们静静地听这个故事，因为现在它们已经长得够大，可以听了。

“你看，公主并没有死呀！她已经送一个小家伙到地面上来了，而且这小家伙现在还有人养！”

“我一开头就说过，结果就会是这样！”鹳鸟妈妈说，“现在请你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我们旅行的时候快到了；我已经感到我的翅膀开始发痒了，杜鹃和夜莺已经动身；我听到鹌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有顺风吹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得好好操练一下才对！”

嗨，维京人的妻子第二天早晨醒来，看见怀里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她是多么高兴啊！她吻她，摸她，但是她却哭得厉害，因她的臂和腿乱踢乱打，看样子她一点也不感到



快乐。最后她哭得睡去了。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一副样儿才可爱呢。维京人的妻子真是高兴极了；她感到非常愉快，非常舒服。于是她就幻想，她的丈夫和他的部下一定也会像这个小家伙一样，某一天意外地回到家来。因此她就和全家的人忙着准备一切东西。她和她的女仆人所织的彩色长挂毯——上面有他们的异教神只奥丁、多尔和佛列亚^①的像——也挂起来了；奴隶们把那些作为装饰品的旧盾牌也擦亮了；凳子上放好了垫子；堂屋中间的火炉旁边放好了干柴，以便火随时就可以点起来。维京人的妻子亲自安排这些事情，因此到天黑的时候她就很困了。这天晚上她睡得很好。

她在天明前醒来的时候，真是惊恐极了，因为孩子已经不见了！她跳下床来，点起一根松枝，在四周寻找。她发现在她床上的脚头有一只很丑的大青蛙，而没有那个孩子。她一看到这东西就起了一种厌恶的心情。于是她就拿起一根粗棍子，想要把这两栖动物打死。不过它用一种非常奇怪和悲哀的眼光望着她，结果她不怨下手。她又向屋子的四周望了一眼——青蛙发出一个低沉、哀哭的声音。这使她打了一个寒颤。于是她从床边一脚跳到窗子边，立刻把窗子打开。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从窗子射到床上这只大青蛙的身上。忽然间，青蛙的大嘴仿佛在收缩，变得又小又红；它的四肢在动，在伸，它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生物。床上又是她自己可爱的孩子，而不再是一只奇丑青蛙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难道我做了一个恶梦不成？这儿不就是我的美丽的天使吗？”

于是她吻她，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心上，不过这孩子像一只小野猫似地挣扎着，咬着。



维京人在这天和第二天的早晨都没有回来，虽然他现在正是在回家的路上。风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吹，朝有利于鹳鸟旅行的南方吹。一人的顺风就是他人的逆风。

过了两天两夜，维京人的妻子才弄明白她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原来她身上附着一种可怕的魔力。在白天她是美丽得像一个光明之女神，但是她却有一个粗犷和野蛮的性格。可是在晚上她就变成了一只丑恶的青蛙，非常安静，只是叹气，睁着一对忧郁的眼睛。她身上有两重不同的性格在轮流地变幻着。鹳鸟送来的这个小姑娘的外表在白天像母亲，但是性情却像父亲。在晚间，恰恰相反，她父亲的遗传在她身体的外部表现出来，而她母亲的性格和感情则主宰着她的内心。谁能把她从这种魔力中解放出来呢？

维京人的妻子为这件事感到焦虑和悲哀。她为这个小小的生物担心。她觉得，在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不能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他，因为他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孩子放在公共的大路上，随便让什么人把她抱走。这个善良的卫金女人不忍心这样做，因此她就决定只让维京人白天看到这个孩子。

有一天早晨，屋顶上响着鹳鸟拍翅的声音。头天晚上有一百多对这类的鸟儿在操练，后来又在这儿休息；现在它们起身飞向南方去。

“所有的男子，准备！”它们喊着，“妻子和孩子们也要准备！”

“我真觉得轻快！”年轻的鹳鸟们说，“我的腿子里痒酥酥的，好像我肚皮里装满了活青蛙似的。啊，飞到外国去，多么痛快啊！”

“你们必须成群结队地飞行！”爸爸和妈妈说，“不要话



讲得太多，那会伤精神的！”

于是这些鸛鸟就飞走了。

在这同时，号角声在荒地上响起来了，因为维京人和他的部下已经登岸了。他们满载着战利品，正向家里走来。这些战利品是从高卢人的领海上掠来的。那儿的人，像住在不列颠的人一样，在恐怖中唱：

上帝啊，请把我们 from 野蛮的诺曼人^⑤手中救出来！

啊，在沼泽地的维京人的堡寨中，生活是多么活跃，多么愉快啊！大桶的蜜酒搬到堂屋里来了，火烧起来了，马被斩了，这儿要热闹起来了。祭司把马的热血洒在奴隶们身上作为祭礼；火在熊熊地烧着，烟在屋顶下翻腾，烟灰从梁上落下来，不过这种情形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许多客人到来了；他们得到许多贵重的礼物，他们之间的仇恨和恶意现在都忘掉了。他们在痛快地喝酒，在把啃过了的骨头向彼此的面上抛——这表示他们的高兴。他们的歌手——他是一个乐师，也是一个武士——为他们唱了一曲歌；因为他曾经和他们在一道过，所以他们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在这歌里面，他们听到他们战斗的事迹和功勋。每首歌的结尾都有同样的叠句：

财富、亲仇和生命都不能持久，
只有光荣的名字会永垂不朽。

他们击着盾牌，或用刀子和骨头敲着桌子。

维京人的妻子坐在宽广的大厅里的十字凳上。她穿着绸衣服，戴着金钏子和大颗的琥珀珠：这是她最华贵的打



扮。那个歌手在他的歌中也提到了她，并且还唱出地带给她富有的丈夫的那些贵重的嫁奁。她的丈夫在白天的光中看到了这个可爱孩子的美貌，感到万分地高兴。这个小生物的狂野动作特别讨他的欢心。他说，这个女孩子长大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堂堂的女英雄，敢于和巨人作战，当一只熟练的手开玩笑地用快刀割掉她的眉毛的时候，她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蜜酒桶已经空了，新的一桶又被运进来了，因为这群人一喝就要喝个痛快，而且他们能喝。那时有这样一句谚语：“家畜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牧场，但是一个傻气的人却不知道他的胃能装多少东西。”是的，他们知道，不过知和行却是两回事情！他们也知道：“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在别人家坐久了，也会引起人讨厌的！”不过，他们仍然坐着不动，因为肉和蜜酒究竟是好吃的东西！时间过得非常愉快！夜间，奴隶们睡在温暖的屋里，舔着他们在油脂里浸过了的手指。这是一个快乐的时代！

这一年，维京人又出征了，虽然晚秋的风暴已经开始在咆哮。他和他的武士们登上不列颠的海岸，照他的说法，这不过“只是过一次海”而已。他的妻子和那个女孩子留在家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养母不久就会喜爱这只有温柔眼睛和发出叹息的青蛙，而不喜爱在她身边打着闹着的那个漂亮女孩子。

秋天潮湿的浓雾——能够把树叶咬掉的“无嘴兽”——已经复在灌木林和荒地上了。人们所谓的“没有羽毛的鸟儿”——雪花——在纷乱地飞舞。冬天很快地到来了。麻雀占据了鸛鸟的窠；它们根据自己的看法，谈论着那些离去了的主人。不过这对鸛鸟夫妇和它们的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鹳鸟现在在埃及。那里太阳照得很暖和，正如这儿的晴朗夏天一样。附近一带的罗望子树和槐树已经开满了花。穆罕默德的新月在清真寺的圆屋顶上闪耀着；在那细长的尖塔上坐着多少对鹳鸟夫妇——它们作了番长途旅行，现在正在休息。整群的鸟儿，在庄严的圆柱上，在倾颓的清真寺的拱门上，在被遗忘了的纪念碑上，筑了窠，这些窠一个接着一个地联在一起。枣树展开它的青枝绿叶，像一把阳伞。灰白色的金字塔，在遥远沙漠上的晴空中耸立着，像大块的阴影。在这儿，鸵鸟知道怎样运用它们的长腿；狮子睁着巨大而灵敏的眼睛，注视着半埋在沙里的斯芬克斯大理石像。尼罗河的水位降低了；河床上全是青蛙——这景象，对鹳鸟的族人说来，是这国家里最值得看的東西。年轻的鹳鸟们以为这不过是视觉的幻影，因为这一切是太可爱了。

“这儿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我们温暖的国度里，它永远是这样的！”鹳鸟妈妈说。小家伙们的肚皮马上就觉得痒起来。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看吗？”它们问，“我们是不是还要飞向遥远的内地去呢？”

“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看了，”鹳鸟妈妈说，“这丰饶的地带里现在只有荒凉的森林。那里面的树儿紧密地交织着，并且被多刺的爬藤联接在一起——只有象才能用粗笨的脚打开路走。蛇对我们说来，是太大了；而蜥蜴又太快了。假如你们要到沙漠里去，你们的眼睛便会塞满了沙；不管是好是坏，你们总会被卷到沙柱中去的。哎，最好还是待在这儿吧！这儿有的是青蛙和蝗虫！我要在这儿住下来，你们也将要在这儿住下来！”

它们于是就住下来了。爸爸妈妈坐在一个尖塔顶上的